

他不仅一头栽进了这个有点赧、  
又有点酷的北方霸主尹敦书怀中，更离谱的是——  
他竟是她命定的“千年恋人”！

03

坠爱一千年



情话

003

第一辑

主编·叶雯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天空

# 坠爱一千年

# 坠爱一千年

天 空

## 内容简介

他与好友不过就翘了一堂课，便被派到大陆“考古”。殊料，就真的莫名其妙的坠入“古代”去“考察”了！她不仅一头栽进了这个有点赧、又有点酷的北方霸主严敦书怀中，更离谱的是——他竟是她命定的“千年恋人”！

为了救她，虽不得已有了“肌肤之亲”，他还是得“负责任”的把她娶进门，看她为跃月山庄“挺身而出”的机智与聪颖模样，竟在他心底泛起一波波悸动……或许这个“责任”负得还是挺划算的，只是，新娘子竟在洞房花烛夜……凭空失踪了！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坠爱一千年/天空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2.1

(花心情话系列.第1辑/叶雯主编)

ISBN 7-80171-034-7

I. 坠…

II. 天…

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2397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广东省茂名市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64 印张 96 字数 2880 千字

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广东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 套

ISBN 7-80171-034-7/I·23

定价:144.00 元(全 32 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## 编者语

曾经，周华健的《花心》唱遍神州；曾经，《泰坦尼克号》爆棚世界票房；曾经，戴安娜的《风中之烛》全球卖断市……人们都是冲着她们共同的主题——爱情而狂热的。静思下来，人们不得不认同这样一个道理：不管是在哪里，不管是在什么时候，爱情都是人类最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。

因为爱，所以爱，爱情不需要理由，爱情没人能掌握。这自古以来，不管是帝王将相，还是平民百姓，只要有男女，就会有发生的情事，不管历经多少时日变迁，她还是永远会重复上演。有人经历了一次，又想再尝试不同的另一次，也有人一次就达到理想，更有人屡试屡败。于是，“曾经拥有”就产生了各种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。

爱是神圣的，很多女人用一生作赌注，去刻意创造男人的辉煌。然而，相当数量的男人到达一个光辉的顶点后，又盯着前面更宜人的风景。凡人如此，帝王将相就更不在话下。所以，“花心”的命题成了人们津津乐道、永远谈不

完的话题。像香港风流才子蔡澜直抒告白：“从前的社会，一个男人可娶四个老婆。到了现代，竟要把自己约束得这样辛苦，真的好悲惨！”——所以有了让梦划向你的心海的花心。而多情的黄霑更是断言：“专一的男人，世上绝少，大多数喜欢倚红偎翠，兼收并蓄，左拥右抱。”——只怪造物主弄出男人的“贾宝玉性格”来！

当然，我们不赞成泛爱，泛爱引致滥交，会造成地球人类无序增长。但是，“花心”的爱情故事却在这个地球上客观存在，回避是不真实的，故《花心情话》系列推出的内容，集有古今传统、怪异、轮回转世、时光倒流等各型。千奇百怪，无奇不有。

爱情故事人人会写，像琼瑶就把爱情故事写到了一个高度。而《花心情话》系列却是另一高度的风景线。尤其是故事的巧妙结构，文字的洗练程度及情节的跌宕起伏，让人沉浸在纠结情痴，爱恨交加的情绪交织中，就好像历经了一场又一场的纸上爱情战，是那么刻骨铭心、锥肤刺骨。

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？”这就是爱。

《花心情话》系列以新的格局，新的创意，会让您的心怦怦跳个不停……

2001.11 叶 雯

## 第 一 章

晨曦照耀，树上的麻雀啾啾地叫……

“喂！梅可人哦——起床了。”林秋啼站在梅家门  
外大声喊、用力地叫着。

“吵死了！死秋啼你一定要这么大声地叫吗？我在  
厕所啦。”真是的，秋啼、秋啼，果然是啼啼叫。梅可  
人满嘴牙膏泡沫，气急败坏的说。

“快一点！今天早上有卓老头的课，你该不会是想  
让历史给当掉吧！”

“你啦！咳咳——都是你害我把漱口水给喝下去了  
——呕呕。”梅可人没好气地说。

“恭喜你啊。”林秋啼嘲讽地笑一笑，便开门走进  
梅家，在院子的石凳上坐下。不由得沉浸在自己的回  
忆里。

想想从进入 A 大迄今已经二年了，当时双方的父  
母都反对她和可人进入历史系。他们总是不断地告诉  
她们文学的路不好走，虽然他们自己都是历史的研究

者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更知道这条路的艰辛，但从小耳濡目染之下，她们俩早已是狂热分子，要放弃历史，比放弃空气还难。

结果这二年她们不断地学习、训练自己，找资料、讨论、查证等等……她们都不愿意认输，每天跟着史料跑，每天不断地争论史料的对与错，全组的组员也都为了不一定正确的史料在奋斗，幸好她数学地证明学的还算不错，不然早挂了！老天为证，她每天累得一进人家门就在玄关睡着，父母也只能摇摇头，了然地将秋啼扶进房。好不容易，总算熬上了二年级，可不希望“GAME OVER”。想起这段记忆，不禁令她毛骨悚然、浑身发抖。

“喂！美女，你怎么了——哇！你脸色很苍白！”梅可人惊奇地说。

“没事，只是突然想到以前的日子。”

“呕！不要讲了，想起来我就反胃，走了，别再想了。”

两人迅速地骑上自行车，进入熟悉的街道，一路上人潮拥挤。

“喂、喂、喂！我们是考生，让开——”梅可人大声地叫着。

林秋啼努力忍住狂笑的冲动，天知道现在根本不是大学联考的日子。

老旧的校舍进入眼前，她心里的压力愈来愈大，因为今天卓老头要她们作些有关二十世纪“意识流”小说的报告，昨天整个小组研讨了半天，根本看不出个所以然，卓老头未免太狠了，明知道那本“意识流”是原文又是探索人心的书，她们又不修心理学！哪知道复杂的人心，况且每一个单字还都有引伸意。

“可恶、可恶！”林秋啼大叫，有一股冲动想要把卓老头捏死，但他可是一位掌控她生死的教授，又不能对他如何，真是有苦无处可诉呀！

“痛啊！林大小姐，请放开你的手！”梅可人对身后的人，只有一个评语——‘粗暴’两个字可形容。“真是的，你有任何的不满请说，也不用拔我的头发吧！”

“SORRY！”林秋啼纵身跳下车。“我只要想到卓老头，就一肚子的火，什么意识流小说嘛？”林秋啼不满地咕哝。

“哦？”梅可人将自行车停靠好。没有特别留心她所说的话，自顾地说：“早餐要吃什么？”

“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们先去上课好了。”她指指校



门口的时钟。

梅可人拉住秋啼，她这才蓦然想到。“等一下，你刚说今天早上的课是……”

“卓、老、头！”

“西洋史。”可人试探地问着：“意识流？”

“正确！”

哦！MY GOD！可人大惊失色，突然一改方才的漫不经心，简洁有力地道：“逃课、逃课！”可人扯着头发几乎是歇斯底里地说，她马上又把锁好的车锁拔下来，可人赶秋啼上车，自己跟着一屁股地坐上后座，两人立刻落荒而逃。

“爸、妈你们今天的约会可不可以取消？”林昭文正其脸色地看着自己的父母，心想这消息一公布，不知对父母的打击会有多大，而只要是一想到这，林昭文就更加无奈，但事关重大，实在无法隐瞒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林母问道。

林昭文面有难色地看着他们，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理由。

林父瞧见儿子的神态，他放轻语气地说：“虽然今天的会议不是挺重要的，但你总是要说一个要我们取

消的理由。”

“秋啼近日有一个大关……所以我想让大家一起来商量商量对策。”林昭文搓揉掌心，凝重地告诉父母。

忽然，林氏夫妇相视一下，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“昭文我知道了，你一定又在玩你那所谓能预卜未来的奇门遁甲了！”林母忍不住地又大笑了好几声。

林父因顾及儿子的面子，非常保守地干咳了一两声，才说：“真是的！我还以为有多严重的事。”

“好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”林母摸摸儿子的头，叫林父准备起程。“妈！连你也不相信吗？”林昭文不由得喊冤。

“昭文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而是这样类似的事多到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。”林母眨眨眼，用无奈的眼神看他。

“老妈！”昭文翻了翻白眼，心想老妹总是非常相信他卜卦的能力，为什么老爸、老妈就是不信呢？光是这一点来说，老妹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。

“昭文容我提醒你一些事。”林父忽然插嘴说：“还记得你国中的时后，也是有一天告诉我，秋啼会有血光之灾。”

“嗯！好像有这回事。”

“但好几个月你妹都安然没事，结果最后却是你将她踢入水沟里的。”林父记忆犹新地说。

“那是意外！”

“好吧！那不算。还有一次你也是说她犯口舌，虽然秋啼确实和人有争执，但最后打架的对象却是你。”

“嘿！老爹那个不算，那次我可是为了帮老妹出头。”林昭文赶快划清界线地说。“再相信我一次嘛——这一次我非常肯定。”他再三地保证。

他们考虑了好一会儿，想想过去虽然失败及不准确的占多数，但仍有少数几次是真的应验……于是他们夫妇两人便退到一旁，窃窃私语。

“喂——决定好了没？咬耳朵可不是一项美德。”林昭文双手交叉抱胸，不满地抱怨。

“好了！宝贝儿子，我们决定再信你一次。”林母转过脸来说。

“这么勉强，那算了。”

“好啦、好啦！”林母讨好地说。

“OK！如果协议达成，那么回客厅商谈。”林父断然地决定。

“好主意，今天的会议我本来就不太想去，现在终于有理由可以不用去了。”林母高兴地说。

话才说完，方才先进家门的林昭文，突然又出现在林母的背后说：“原来是这样子！”

林母冻住三秒，迫不及等地想回头解释。

“但是他们肯接受这个理由吗？”林母非常紧张，反倒林昭文不痛不痒地问道。

“当然可以！那些人可是有好几个人喜欢玩奇门遁甲，不知用这个理由请了多少假。”林母嗤之以鼻地说：“所以老在几年前便通过奇门遁甲的请假方案了呐！”她好似对方案不满的样子，早忘了方才的失言。

“你们不要再抬杠了，还是赶快进去吧！不要站在马路中间。”林父打断他们的谈话，赶他们进屋子里去。

“等一下老爹，你去找梅伯伯来。”

“有事？”

“找他来就知晓。”林昭文丢下这句话，就匆匆转身走人！

叮铃、叮铃——林秋啼按一下车铃，嘿！闪过身旁的一台小车，扭腰快速切入左边“托拉库”的前方，哇！越来越爱自己了，天才就是天才，有技压群雄之势。但是，可人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，她对手扶在自己

肩上、站在身后的人儿感到不解：“可人，你被狗叨走了吗？”

“没——有，我依然健在！”安静了一会儿，可人突然撒娇道：“可爱的秋啼姐姐，今天我爸、妈不在，可不可以去住你家？”可人跳下自行车和秋啼两人并肩地走在马路上。

“这个嘛？”林秋啼故作迟疑状。哈！原来如此，可人最怕那种没有长脚的东西。她故意作弄可人，非常为难似的说：“你也知道我爸那人，一向认为女孩子家晚上一定要回家睡觉的。”

“没关系啦，我们两家是世交又住在隔壁，林伯伯一定会答应的。”

“哟！平常叫我爸林顽固，今天怎么改口了。”林秋啼挑挑眉。

“被发现了！”梅可人脸上满是红彩，烦躁不安的梅可人不自觉的提高音量，用力扯住林秋啼的衣服：“喂！到底要不要帮忙？”

“小姐！你是要打架还是在求人啊？”秋啼翻翻白眼道：“一百零一件耶。”

可人就是这副德性，跟梅伯母一模又一样。想当年，她还跟梅伯母约定，说什么“生男的就当夫妻，

生女的就当姊妹”。

幸好可人是女的，不然她真的要去买豆腐！她不自觉喃喃地说出来。

“你买豆腐干嘛？”

“撞！”

“神经病！”真是搞不懂？跟她都十几年的朋友，秋啼的想法仍然老是让她捉摸不到。

“多谢赞美。”唉！别看这女人身子虽不是男儿身，骨子倒是很像男的，在那小小的身躯里，可藏匿着一身好武学，说到这，不要说是柔道、空手道、剑道、连西洋剑通通都得靠边站，可人学的可是咱们流传五千年的“中国功夫”，因为梅伯母说：“我可是中国史学的教授，我的女儿当然得要学中国功夫。”

既然武的有人学了，她妈咪于是要她学文的，看是要她策论还是作诗作词，凡是中国的文学她是全包了。

她妈咪还拍胸脯说：“我女儿如果生在古代，不用说一定是状元。”这些话还是在她和可人高中家长会中，两人坐在最前面，而且打扮的“金光闪闪”，当场非常大声地说出口。唉！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她们便成了同学们口中戏称的现代“文武双葩”。秋啼带了一

点苦笑地在心底自我呢喃。

“哪里不用客气。”可人学日本人九十度的鞠躬。

两人都因可人这意外的举动，噗嗤地一笑。透过红红的阳光，她们俩人欢笑的模样，在夕阳中显得格外的温馨，不时的你来我往，让染红的光线将两人的身影拖地长长、斜斜的。

“对了！秋啼还是让我来带你好了。”可人提议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秋啼莫名其妙地睁大眼睛。

“因为我骑得比较快！”可人斩钉截铁地说。“你那什么乌龟的速度啊？连蜗牛都比你快。”她快速果断地说。

“好嘛、好嘛。”她嘟着嘴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人家可是安全第一啊。”

“别罗嗦，快上来！”可人等她一上车，便快速地狂飙了起来，不管大灯、小灯、红灯一律闯过去，吓得秋啼是哇哇叫。

原本二十分钟的路程，可人以五分钟的时间到达，快得令秋啼手脚发软，没发现早已经到家了，还是可人提醒秋啼道：“喂！到了呐！”

“好啦！”秋啼软绵绵地下车，她说：“我的天啊？”

你这是什么速度，被你这一吓我都要少活十几年了。”秋啼脸色苍白、惊魂未定地说。

“不会啦！”可人用力地拍她一下，秋啼重心不稳地摇了一下，可人爽朗地大笑。

“是、是、是。”秋啼可怜地掏出钥匙，打开门。

“我回来了！”

噢？这是怎么回事！秋啼讶异地想，为什么可人的父母都在她家，他们不是应该出远门去了吗？

林昭文一听到是老妹回来了，立刻站起来招手叫她们：“来，有很好玩的事哦！”

这时林昭文才注意到自己的老妹，似乎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一头发亮的长发替代了原本的清汤挂面，配上那张清丽、舒服的五官，哦！看来她已经是一个小女人了，不再是那个老爱跟在他身后吃泥巴的孩子，现在她是独立、自主的，奉行着“我活、我存在、我自由、我设计、我负责”这样的人生观在生活。也许，他可以不用太担心，因为老妹总是独立、放荡不羁惯了，有什么大难眨眨眼就熬过了。虽然目前并不知道是什么难关。

“秋啼、可人你们过来。”林母叫唤她们道：“今天你大哥帮你们算了流年。”



“然后呢？”秋啼好奇地眨眨眼。

“然后——”林母表情认真地说。

“嗯？”秋啼和可人见林母异常认真的神色，不自觉地心生警戒、慎重而安静地仔细聆听。

“然后就知道了！”

大厅沉静了一会儿——

“妈——”秋啼低低地唤了一声。

“什么事？乖女儿。”林母微笑灿烂地看着她。

“我给你十块，你去买豆腐。”

林母吐吐舌头、笑了笑。“言归正传，其实昭文也没告诉我们，他说想等你们回到家，再当大伙面前公布。”

“那现在总可以说了吧！”可人快人快语地插入一句话。

“OK！”

昭文这时拿出一个墨黑色的龟壳和几个铜钱。他将铜钱塞入龟壳中，摇动龟壳，众人安静地注视他神秘的动作，不久三枚铜钱被倒了出来，他沉默地拨动了三两下。

“大哥……怎么样？”秋啼小心地问。

林昭文不答，只是安静地看着桌上的铜钱。